
杀人有理
SHARENYOULI
李国彬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水 竹 草(第 1 卷宗) /001

“是的,你给我带来了快乐,给了我希望,我不再无助。渐渐地,我离不开你了,并且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你。只是你快结婚了，我将永远不能和你在一起了,所以她必须死。”瓜纽如是说。

本　　能(第 2 卷宗) /037

子尚眼里是晶莹的，他看着窗外说:“你怎么看这个可怜的阿了?”席克说:“强奸是一种本能,接受强奸是一种本能,杀人亦然。”

今日,小雪(第 3 卷宗) /096

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像一把扳手,善于在最软处、最隐蔽处起出鞋钉。但是,你子尚现在只是一个拖把,追求的只是表面的干净。

深山到底有多深(第 4 卷宗) /120

那个从海底打捞上来的瓶子呀,妈妈不应该打开它的盖子;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但是你们却让我逃离……

水响的性事(第 5 卷宗) /152

爱一个人有错吗?没错!用科学的手段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有错吗?也没错!但是,这在旱河的眼中是龌龊的,在石榴的眼中更是恶心的,于是,水响就错了。而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他犯了更大的错——他爱得太疯狂。他清清楚楚地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毁灭。正如席克所说:“水响是清醒的,他觉得当他为别人掘下坟墓时,也就等于自掘坟墓了!”

新鞋子,旧鞋子(第 6 卷宗) /179

检察院老宿舍的二楼上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有窗帘。此时,窗帘抖个不停,而一个怪异而生硬的人影,就像是生长在窗帘上一样,任凭窗帘如何扭动,怎么也掉不下来。这时,楼下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那窗帘上的影子晃了晃,很快就消失了。

美丽的头盖骨(第 7 卷宗) /201

这是一顶头盖骨,一个美丽女子的头盖骨。它想诉说,诉说她曾经纯洁的心和简单的爱情,诉说她遇见的两个男人—— 一个她把他爱到了骨髓里, 一个最终毁灭了自己。

黑色救赎(第 8 卷宗) /231

她像一只黑色的蝴蝶,冷艳、孤独、充满毒性。她从楼顶落下,是一种信仰的崩塌,还是一个王国的覆灭? 人们都说她是精神病患者,唉! 那么从前呢? 很久很久以前,她是一个开心幸福的女孩,犹如有着洁白翅膀的天使。

拉布拉多男孩(第 9 卷宗) /265

这是一个寓言吧,也可以说是一个传说。他是范长生,一个被冤入狱的人。从大牢出来后,无依无靠。它是一只狗,叫男孩,被丢弃在墙角,后被范长生抱起带回家。从此,他与它相依为命。

人性的证明(第 10 卷宗) /288

年子豪曾对盛世兰说:“我发誓,我的爱若有半点瑕疵,一脚踩在悬崖下。”她笑了,开心得像个孩子。

曾经年子豪对靳艳丽说:“我发誓,我不爱你会掉落悬崖的!你看怎么样?”她笑了,那时她觉得他真幽默。

后来呢,年子豪坠崖身亡,他是自己掉下去的。

死亡权限(第 11 卷宗) /323

父亲没有吭声,因为他并不欣赏女儿的价值观。过去,他为女儿过于漂亮而担忧,现在他对女儿有了深深的权利意识而焦虑。

命犯桃花(第 12 卷宗) /374

“来吧,今夜之后,你将逃不出我的掌心。”邢国公暗笑。

“来吧,今夜之后,我将拥有这个女人,最重要的是,我将不再为负债而担惊受怕。”计小康暗笑。

“来吧,今夜之后,我将离开这里,带着一大笔钱。两个男人,永别!”冉尔暗笑。



水 竹 草

一

人所共知，爱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所以欧阳席克说："我对这个案件感兴趣。"席克问余满和："凭什么说是贝贝杀了你女儿？"余满和说："她们是情敌。"

二

在感情这件事上，贝贝是一个多事的女孩，抑或说是个恶作剧的女孩，她在螺螺和乌贼相爱的时候，开始追求乌贼。螺螺出事前，贝贝跟螺螺的父亲余满和说："让你女儿立刻离开乌贼，不然的话我会杀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你家螺螺，她会死得很烂，像剁椒鱼头。第二个是乌贼，他不识抬举，我会砍掉他那条最短的狗腿。第三个就是我。我可以为爱尽点小小的心意！"说到这，贝贝诡异地笑了笑，做了一个冰冷的抹脖子的动作。所以，当螺螺淹死后，人们尤其是余满和首先想到了贝贝，想到了谋杀。

这是一口人工淡水塘，方方正正的，有如学生的橡皮擦。有一个木跳从岸边一直延伸到塘心，因为那里的水深而清，适合漂洗，因此，村里的人都会沿着木跳一直走到塘中间去洗衣服。据报案人说，当时，螺螺已经将衣服洗完，捣衣棒和一篮子衣服都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将螺螺推下了水。报案就要立案。欧阳席克带着徒弟杜子尚立刻赶往富江村。

三天后，排查有了结果。据村民反映，贝贝、螺螺和乌贼的确存在感情纠纷，但是，谁都能看出来，乌贼爱螺螺，贝贝是插足者。村民们还说，这个贝贝很

小的时候就在外面跑场子，跑变种了，泼皮、霸道、性情野，日天挖地的。除此以外，更令人兴奋的是，席克和子尚在离案发现场不到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找到了目击证人。

他是一个拾荒者，住在一间由石棉瓦搭建的破房子里。这房子看上去像个潦倒不堪的酒鬼，歪歪扭扭、破破烂烂的，一副撑不下去的样子；这人三十多岁，估计有一两年没洗过澡了，长长的头发像被泼了油汤一样，一团一团地粘在一起，脸上满是灰垢。子尚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未必正常，结果一交谈，把子尚吓了一跳，人家还是个大专生呢，头脑清醒，口齿清楚，表达有序，目光中充满了欲望。“3 月 14 号下午，有人在这个塘里淹死了你知道吗？”子尚问。“听说了。捞上来时我还过去看的呢，靓妹，嘻嘻嘻。”“人是下午 5 点多钟淹死的，那时你在哪？”

“我在睡觉，我是神仙，我主要是睡觉，嘻嘻嘻。”接着，拾荒者告诉子尚和席克，那天他远远地就听见塘里有两个女人说话，说了什么他没听清楚，后来他就听到了咕咚的落水声和有人在木跳上跑步的声音。“你没看到谁在木跳上跑吗？”子尚问。拾荒者说：“没有，当时我在发烧，温度太高了，跟火化的一样，起不来的。”

根据拾荒人提供的情况，席克判断螺螺有他杀的可能性。谁会把螺螺推下水呢？席克在自己的那个黑皮本子上列出了五条：

1. 失足落水；

2. 情敌贝贝推其下水；

3. 乌贼推其下水；

4. 不明仇人；

5. 拾荒人。

席克打算接触贝贝，但是，当席克和子尚找到村长时，村长却告诉他们，贝贝 2 月份就去三星岛她姑家了。也就是说，贝贝在螺螺淹死的前一个礼拜就离开了富江村。“三星岛离富江村多远？”席克问。村长说：“二十海里，坐轮渡一个小时就能到。”席克点了点头，他希望能和贝贝的父亲丁三见个面，村长立刻做了安排。

丁三六十多岁的样子，很苍老，头发花白了，满脸的皱纹一道比一道深；脸盘子小，眼睛却大而突出，看人时带着微笑，但这种笑更多的是向来人表达自己的卑微和低下。他告诉席克，他女儿是 2 月 29 日离开富江去他妹妹家的，原因

是家里闹鬼。说到这，丁三看了看身后面的那间屋子，眼神里有一种怪异和惊悚。这一切席克都记在眼里，他掐出一支烟来，先是在烟的腰身上舔了一下，然后点上火，眯着眼仔细地打量着那间屋子。

屋子是砖瓦结构的，这在当今的农村算是老房子了。墙是石头砌的，石灰勾出的缝隙看上去像是一条条纷纷逃窜的白虫。窗户上的玻璃是烂的，从破败的窗户看过去，屋里黑暗而阴森。丁三说，一到半夜，贝贝就能听到有人向房子上和院子里扔石头，还能听到屋后的竹林子里有女人哭。“你听到过女人哭吗？”席克问丁三。“……没有，不过，我听到有人扔石头，那窗玻璃就是被砸坏的……”说到这，丁三打了个冷噤。席克向远处瞭望着。蔚蓝色的大海悄无声息地卷动着，一堆堆因为海浪的撞击而被激发出来的泡沫上，聚集了无数只海鸥。它们在风中想保持着一个有利的姿态，于是极力地坚挺着、盘旋着，摇摇晃晃的。席克忽然觉得有一股强劲的带着浓郁海腥味的风吹了过来，他问：“你说扔石头，会不会是风？”丁三半张着嘴，想着席克的话。“不会。”他终于说，“这个我可以保证。”

“现在呢？”这时，子尚忽然问这个事。

“是的，”席克觉得子尚的问题问得好，继而他问，“你女儿去三星岛后还有人扔石头吗？”丁三看着席克的脸，迟疑了一下，然后肯定地说：“没有了。”

晚上，席克和子尚在宾馆住下后，开始讨论这个事情。讨论前，席克在本子上写着：

1. 真会有鬼吗？

2. 贝贝离开的真实原因？

3. 螺螺淹死时贝贝在哪里？

4. 螺螺溺水的当天贝贝能不能回来？

他在“2”和“4”旁边打了个钩。

“螺螺出事的时候，贝贝已经离开了富江，没有作案的可能呀。”子尚给席克的杯子里添上水说。席克抽了一口烟，看着窗外说：“关键就在这里。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贝贝离开富江是她谋杀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这么说半夜闹鬼纯属人为？”席克表情凝重地说：“我看了那些玻璃和石头的落点，的确是人砸的，这或许正是贝贝需要的，因为这可以成为贝贝离开富江的一个理由。”

“这么说丁三在为女儿编制谎言？或者说那些石头就是他砸的？”

“不要排除他。”

“这就是说,在人们都以为贝贝已经离开了富江后,当天或者前一天贝贝却从三星岛悄悄赶回来了。”

“是的,如果事实如此,为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她的确悄悄回来过。”

“天哪!”子尚抱着手说,“不会吧。难道爱情需要这样结尾?”

席克点上一支烟说:“你明天去三星岛接触一下贝贝,务必查清她 3 月 13 日到 3 月 15 日这三天的活动情况。要细致。”

第二天,子尚去了三星岛。席克把这里的情况和侦破计划向李小兰局长和分管刑侦工作的乌铜副局长作了汇报,两个局长表示支持。

三

子尚去了三星岛后,席克去了富江码头。晚上,子尚回来了,见到席克他就不停地摇头。席克说:“从三星岛到富江村,每天有十个班次,平均每个班次一小时二十分钟。贝贝具备作案的基本条件。”这是他从富江码头得到的准确资料,在举证时,他显得神气十足。子尚把皮包往床上一撂,喝了口水说:“是呀,什么条件都准备好了,她如果不回来杀人你有没有办法?”席克有点泄气,因为,贝贝潜伏回来作案是他假设的一个侦破方向,他怕在这个方向上自己一无所获。他点上一支烟,皱着眉头问:“见到贝贝了吗?”

“见到了。”子尚坐下来说,“生猛! 光头,剑眉,带着两个巨大的菱形耳环,跟我说话时还不停地颠着腿。靠,这个时候,我的异性爆发症竟然没有啦。”听子尚这么说,一向矜持的席克还是动了一下笑意。接着,子尚具体介绍了自己侦查到的情况。

贝贝的确是在螺螺淹死的前一个礼拜去三星岛的,从病历上看,她一上岛就在三星第一人民医院住下了。3 月 13 日和 3 月 15 日一直在医院,医院有证明,同室病友也作了证明。子尚还查了这两天的医院探头,探头显示,贝贝只有 3 月 14 号下午 5 点 10 分离开过医院,四十分钟后又回到了医院。“四十分钟是来不及回富江的,除非她是一条飞鱼!”子尚说。“闹鬼的事你提了吗?”席克问。“肯定的,这么重要的话题怎么能放过? 她说夜里 12 点以后就会有人向她家的窗户上撒沙子,向房子上扔石头。她说她听到过女人在窗户下面哭,要她离开富江。她确信是鬼,她说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个老宅子,1950 年夏天,海防部队在那个老宅枪毙过十几个海匪,海匪中就有两个女的。”席克有点沮丧,他

点上一支烟，疲倦地看着子尚问："你怎么看？"子尚肯定地说："基本上可以排除贝贝作案的可能性，因为她没有作案时间。我已经说过了，她不是飞鱼！"说着，子尚不停地揉着自己的眼，眼里混浊而朦胧，那是他整整一个下午看医院探头资料熬成的。

听完子尚的汇报，席克心里顿时空洞起来，他眉头紧锁，在心里问自己：难道线索就这样断了？那个迅速离开现场的脚步声到底会是谁的呢？他决定再去现场看看，因为他相信，连空气这样的流体物质都有空隙，那个死过人的现场一定会为他留点什么。第二天早晨，席克撇开还在熟睡的子尚，再次去了那个水塘。

到了木跳上后，席克先点上了一支烟，等把烟吸完了，他开始沿着木跳向前走。走到木跳的尽头，他将自己的一条腿跪下来，向木跳下看着。那里很潮湿，布满了湿滑的苔藓，吸附着许多蜗牛。这些蜗牛都是死的，背上的壳惨白而破裂。当席克的目光滑向木跳的腿部时，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眉毛也兴奋地挑了起来。他看见了一株水草。席克向四周看了看，他发现，四周没有这种水草，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在所有的案发现场，这种具有差异性的东西，往往使一向矜持而冷漠的他想撒泼。他干脆整个人趴在木跳上，然后伸过手去，慢慢地把这株水草捞了上来。

太阳像一只从蛋清里慢慢溢出来的蛋黄，先是一点一点变形，最后端正了，此时发着暗黄色的光芒，把席克的脸照得通红。席克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手上的那株水草。从水草的断口上看，是刀割的；从颜色上看，这株水草割下来至少有一个礼拜了。不知为什么，这株草使他能想象到螺螺被人推下水的瞬间，能听到那神秘恐怖的脚步声。他如获至宝，将这株水草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中，然后，从木跳上原路返回。上岸后，他沿着塘边小路边走边看。他走得很慢，看得很仔细，有时不停地用脚去踩踏那些野树和杂草，他非常想在岸边找到这类水草，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巡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这口淡水塘是封闭的。他决定去找余满和。

四

余满和刚从海边回来，他放下肩上的一捆绳子，把席克手里的那株草接过来看了看，很快就说："是水竹草。"他告诉席克，此地没有这种草。这种草是喂

鱼的。提到喂鱼，余满和停顿了一下，显然在想着什么。“你们村谁会用这种草喂鱼？”席克问，然后掐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下。他在等待着。余满和看着席克，终于说：“乌贼……”说到这，余满和突然不说话了，好像觉察到了什么，直直地看着席克，“你在哪里找到的？”他问。“淹死你女儿的那口水塘。”

听席克这么说，余满和发起愣来。“你女儿出事当天乌贼在哪里？”席克问。余满和想了想，摇了摇头，嘴里嘀咕说：“乌贼那天在县里开会呀……”余满和似乎在为乌贼辩解，但随即蹲了下来，双手抱着自己的头，眉头紧皱，好像被谁念了紧箍咒。席克说：“这个事情你暂时保密，你再想想，如果有什么新的发现立刻找我。”余满和一点反应也没有，仍然蹲在那，像只苦猴，席克则向村里走去。

席克和子尚找到村长时已经是下午了，村长介绍了乌贼的情况。

“好小伙子！脑子够用。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了，他不走，他把村里的十九亩淡水塘全给承包了，起早贪黑地干，哗哗地赚钱。人说乌贼赚的银子，鲜亮得比鱼肚子还白。现在，他不仅是乡里的红人，还是县里的红人，什么创业标兵、致富能手、先进典型，头上的帽子一摞一摞的，县里正准备为他申报政协委员哩。为人好，厚道，肯帮人忙。一村子人都喜欢他。”

席克沉吟了一下，便提出要见乌贼的想法，刚要张口，余满和来了，他显得很慌张，满脸都是倦容，见到席克和子尚，远远地站在那，打着手势，嘴上说：“同志，我有话要跟你们说。”村长知趣，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假说有事，先走远了。

见席克和子尚走近了，余满和咂了咂干燥的嘴唇说：“……我怀疑乌贼。”余满和的话让席克和子尚都感到很意外，他们对视了一下。子尚提示说：“我们办案是讲证据的。”余满和一直低着头，听子尚这么说，抬起头来，看着旁边的一棵树说：“第一，水竹草只有乌贼摆弄。水竹草漂在水塘里，就说明乌贼去过那里。第二，当天我女儿就是为他洗衣服才淹死的。他肯定是发现我女儿为他洗衣服后追上去的。还有，螺螺火化时，他一滴眼泪都没丢，还跟人有说有笑。”子尚有些无奈地笑了笑：“乌贼为什么要杀你女儿呢？”

“他记恨我嘛！我一直反对螺螺和他谈。他不安分呀，他跟螺螺谈的时候怎么还和老丁家的贝贝有瓜葛呢？现在我想明白了，他肯定和贝贝弄出事了，又甩不掉我女儿，干脆两个对一个……我个憨闺女呀！”余满和哭了，用衣袖抹着眼泪。

席克对余满和的话没有作任何表态，他喊来村长，希望和乌贼见个面。村长立刻和乌贼通了电话。乌贼告诉村长，他在自己承包的鱼塘埂上忙呢。于是

村长便带着席克和子尚赶了过去。塘埂上有个看鱼的草棚子，走到草棚子跟前时，他们看见远处有个穿着迷彩服的小伙子在拉铁丝网。村长大声吆喝："乌贼，市公安局领导来找你。"那拉铁丝网的小伙子好像没听见村长喊他，只顾忙自己手上的事，半天才说："等我。"子尚舔了一下嘴唇，眯着眼看着乌贼，他对一个人表示敌意时就会眯着眼。

又过了一会，乌贼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了，然后走到塘口洗了洗手，这才不紧不忙地走了过来。等乌贼走近了，席克发现，这是个高大粗壮的家伙，手面上青筋暴露，两条胳膊像两根柱子；浓眉阔腮，大手大脚大眼大鼻子，一脸的煞气。村长把席克和子尚来的意图跟乌贼说了。乌贼很客气，向每个人散了烟。散到子尚时，子尚没接，脸上冷冷的，乌贼也没当回事，打燃火机，把自己嘴上的烟点上了。"螺螺出事那天你在哪里？"这时，子尚突然问。乌贼看了子尚一眼，又看了看村长，这才说："在县上开会。"说这话时，嘴上的烟突然掉了下来，他捡了起来，重新叼在嘴上，并跷起了二郎腿。

"什么会议？"

"优秀民营企业家会议。工商联主办的。"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螺螺出事的？"

乌贼吁了口气，眼睛瞅着棚顶，半天才说："3 月 15 号。"

"也就是说 3 月 14 号你还在开会，螺螺淹死的第二天你才知道？"

"是的，你们知道，会场上有屏蔽设备，谁也别想开机。"说到这，乌贼把手机掏了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衣袋。席克掐出一支烟，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在烟雾后面斜睨着乌贼，幽幽地说："你和螺螺是什么关系？"乌贼奇怪地笑了一下，镇定地看着席克问："还用说吗？""听说你们快结婚了？"席克正视着乌贼的目光，严肃地问。"是的。"乌贼说，好像嘴里有烟丝，他连连呸了好几次，"我是想今年结婚的。这个我只跟螺螺本人说过。""她同意了？"乌贼点了点头，轻轻地弹去烟蒂。"你俩的关系怎么样？"子尚问。"很好。"乌贼瞪着眼睛说，这样可以表达自己肯定而坚决的态度。"那个贝贝呢？她说她很爱你。"乌贼笑了笑说："我不能对她的言行负责。""与螺螺相比，你更讨厌她？"乌贼又笑了笑说："'讨厌'这个词在这里还用不上，不喜欢倒是真的。""也就是说，在这场三角恋爱中，贝贝一点希望都没有？""不是三角恋爱。"乌贼认真地纠正，"如果一定扯上贝贝，我只能说她一点都不适合我，太闹，整天就跟一匹柴油机样，马力太大了。""你和螺螺之间就没有什么烦心事吗？"乌贼笑了笑说："倒是他

父亲有点让人烦。我们还好。”“你是说余满和?”席克问,“你应该和他搞好关系呀!你这可不聪明呀。”“他开口就要10万块钱彩礼……这……”乌贼弹去烟灰,抬起头看着席克说,“我不是拿不出来,就是不能接受他这种方式。这好像在卖东西,不好。他应该看着我和他女儿的感情再张嘴,可是他一点都不顾及。”席克看了一眼乌贼,他发现乌贼说这句话时眉毛拧了一下,他感觉到这个人骨子里有一种倔犟。“螺螺死了,你感觉如何?”席克忽然这么问。乌贼又奇怪地笑了笑:“又能怎么办?人死不能复生,只好这样了。”子尚瞪了乌贼一眼。“有人说螺螺是被人推下去的。”他冷冷地说。

“我不相信。谁?”

席克和子尚互相看了一眼,子尚说:“如果有人怀疑是你,你怎么看?”乌贼看着子尚,半天才说:“你说什么?”席克马上重复了子尚的话。乌贼笑了笑说:“那就让他们说吧!一塘的鱼,冒出两个长狗鸡巴的,我一点都不奇怪。”乌贼的这句话很粗,也许可以表达出他的愤慨和不满,但却像是一把半熟的糙米,让席克和子尚哽塞郁结得难受,两位志远市著名侦探一时间竟然无语了。沉默了一会,不甘下风的子尚,就螺螺溺死一事,又问了许多问题。他特别希望能从乌贼的回答中找出破绽,但是乌贼回答得滴水不漏,其从容和老练让子尚十分地不安、嫉妒和无奈,因为,他一向习惯被讯问人在他面前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甚至卑躬屈膝。“你觉得你很爱螺螺吗?”他挑衅地问。乌贼笑了笑说:“我不是个很浪漫的人。你看,我爱这些鱼,但是,我从来不会站在塘埂上喊,我爱你们。我觉得这样有点像神经病。”子尚心里窝着火,他冷笑一声说:“他们怀疑你谋杀了螺螺,还因为你得意忘形,譬如,螺螺死后,你并不痛苦,相反,显得很开心。”

乌贼笑了笑说:“我父母死了我都没流眼泪,我命硬,眼泪也硬。小伙子,你就这么相信眼泪?呵呵……”子尚的脸立刻像只秋梢子上的茄子,黢黑而紫。这种集体对话最后演变成了男子单打,而且出现了一边倒,无聊且没有意义。席克找了一个毫不相干的话题,立刻结束了对乌贼的“采访”。

离开乌贼后,子尚几乎是咆哮着说:“我百分之一千地断言,这个人有问题。冷酷、麻木、油滑、傲慢。你难道没有看见吗?他说的每句话都像台词。实际上这叫不打自招,因为他准备得太充分了,相反的就是隐藏得太深了。OK!同意的请举手。”他自己先把手举了起来。席克揪了一下自己的下巴,深刻地说:“你去工商联吧。”子尚知道师傅想要什么,立刻答应了。临走时他笑嘻嘻地说:“师傅,谢谢你,露露今天刚好回来。”席克诡谲地看着子尚说:“不用提醒我。你就

明天回来吧，但是信息要在第一时间给我。”

五

晚上，席克毫无睡意。螺螺淹死的当天，乌贼到底在哪？鱼棚相遇，乌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眼里的乌贼老辣、从容，是一个心里能搁住事的人。如果说贝贝作案的嫌疑已经排除了，但是，他对乌贼却没有信心。他的脑海里一会儿闪过乌贼在深夜向贝贝家房子砸石头的情景，一会儿又闪过乌贼将螺螺推下水后匆忙逃跑的情景……但是这些情景总是在他脑海里沉淀不下去，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留住它们。

凌晨3点，席克刚想睡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席克没有吭声，而是从枕头下把枪悄悄地抽了出来。这时敲门的人说话了：“师傅，是我！”席克连忙爬了起来，因为他听出了子尚的声音。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果真是子尚，他走进来时，手上全是血。席克一惊，他一手握着裤兜里的枪，一边向子尚身后看，见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他急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子尚就把自己如何找到工商联主席，如何问清了情况，又如何打的往回赶，结果翻车的事情讲了一遍。“你没回家看露露？”席克问。“事情重大，哪敢耽误？”席克很感动，忙为子尚做了简单的清洗和包扎。

“乌贼说了假话。”子尚说，“会议是3月13号晚上结束的，3月14号会议代表开始返程。也就是说乌贼3月14号已经回到富江了。”席克抱着胳膊在屋里来回转着。“也可以说乌贼3月13号晚就回到了富江，然后找了个什么地方藏了起来。”他说。子尚点了点头。席克停了下来，揪着自己的下巴站在那里，过了一会，他看了看手表说：“你睡吧。我出去转转。”子尚答应了。

席克是昨天才摸清乌贼家住哪的。走近乌贼家时，他看见乌贼家的门动了一下，忙闪到一边。不一会，乌贼拿着一把鱼叉，从家里走了出来。出门后，他先是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快步走进一条巷子。席克看了一下手表，那里有一个夜光指示：4点10分。此时，天空仿佛有了一点熹微之色，但四处还是一片幽暗朦胧。席克怕乌贼把自己甩了，忙悄悄跟了上去。

果然不出席克所料，乌贼去了海边，不远处的浅滩上有一条船，此时正像是一片叶子，在海风中不安地晃动着。海滩上已经没有其他障碍物，为防止乌贼发现自己，席克闪身藏在一块礁石后面。

这时，乌贼忽然停了下来，他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弯腰卷了一下裤角，便快步向船走过去。席克感觉不妙，他连忙从礁石后面跳了出来，大喝一声："站住！"他的声音在幽暗的海滩上显得嘶哑而突然，把乌贼吓了一跳，令乌贼本能地停下了脚步。但是，仅仅停留了几秒钟，乌贼又快步向前走去。席克见状，紧跑几步，然后站在那里，举着枪，再次命令："站住！"乌贼不仅没有站住，相反，突然丢下手中的鱼叉，沿着海边向前狂奔起来。席克撒腿就追，可是乌贼的速度很快，一下子就把席克甩在了后面。紧追不舍的席克发现，乌贼只要再向前跑五十米，他就追不上了。正在考虑是否鸣枪，突然，他看见一个黑影斜刺里扑向了乌贼，并和乌贼扭打起来。等席克赶到近前，乌贼已经将那人按倒在地。"不许动！"席克威吓，"警察！"乌贼忙放开了那人，等他辨认出举着枪对准自己的人是席克时，他啊了一声。

"你去哪里？"席克拉起子尚，这么问乌贼。"去喂鱼……""去海上喂淡水鱼？""不，去岛上拉草。""拉什么草？""水竹草。""跟我们回去吧。"席克边说边警觉地看着面前这个粗壮有力的大家伙。乌贼看了一眼席克提在手里的那支枪，往回挪动了脚步。

乌贼被带到宾馆时天已经放亮了，席克和子尚用凉水冲了一把脸，开始对乌贼进行了讯问。"螺螺淹死的当天你在哪里？"子尚冷冷地问。"你是说 3 月 14 号吗？"乌贼说，"我在开会。主办单位是工商联。""这个我们都知道，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你是优秀民营企业家，你应邀光荣地出席了会议。"子尚说，口气是嘲讽的。"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呢？"乌贼对这种嘲讽和居高临下的气势很反感，他摊开手说，"我的鱼一天不喂就会饿死的。它们不是玩具……""螺螺淹死的当天你已经从市里回来了。"子尚掂着手里的钢笔，声音不大地说。乌贼一副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半张着嘴，直直地看着子尚。"会议是 3 月 13 号下午闭幕的，3 月 14 号你就返程了。"子尚接着说，他喷了几下鼻子，好像那里长满了野藻。"或者说更早，3 月 13 号晚上。"席克补充说。乌贼头上淌汗了。子尚问："你觉得我们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吗？""但是……"乌贼只说了这两个字，便不再吭声了。"你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子尚说，"我们怀疑你和螺螺的死有关。""哦，我没有杀人！"乌贼抬起头说。席克看到，乌贼在说这句话时，嘴角上的一块肌肉急促地颤抖了几下。"那你为什么撒谎？3 月 14 号你在哪里？3 月 14 号下午 5 点到 6 点之间你在干什么？"席克点上一支烟，目不转睛地看着乌贼。"我……我没杀人！"乌贼坚持着，不知是要向席克和子尚重

复自己的话，还是理屈词穷，或者是在拖延时间。“你没杀人，是谁杀的？”席克见乌贼撂腮了，扣住问。乌贼木然地看着席克，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到过现场吗？”

“什么现场？你是说螺螺落水的地方吗？我没去过。”

“就是说，你承认你当天回到了富江，但是，你没有到过现场，是吗？”

“我想一想。我想把一些问题想清楚。”

“政策不用跟你交代了，主动交代和被动交代的结果是什么，你很清楚，你想清楚就抓紧说吧。”子尚不耐烦地说。“我想想……”乌贼显得很疲惫，头抵在墙上做沉思状。过了一会，仅仅是过了一会，子尚问：“理清了吗？你散会后也就是13号晚，偷偷潜回富江，14号当天来到作案现场，见受害人在洗衣服，把她推下了水。”乌贼瞠目结舌地看着子尚，这个反应让子尚非常兴奋，他接着说，“我们在现场作了勘察和犯罪实验，那里有茂密的芦苇，你可以悄然接近受害人又悄然离开。”“你别这么说！”这时，乌贼突然很奇怪地笑了笑说，“我没有你想的这么厉害，我只会喂鱼，我不是特务！你真舍得夸我……”

子尚觉得自己被戏弄了，他几步就走到了乌贼身边，然后喀嚓一声给乌贼带上了手铐。乌贼笑了笑说：“这不对吧！”子尚推了他一下，涨红着脸说：“什么不对，把你给毙了，我都得满分。蹲下！”“凭什么呀？”乌贼举了一下手铐，奇怪地笑了笑问。子尚手抄着腰，歪着脑袋，用手点着乌贼说：“就凭你袭警！蹲下！”“谁袭谁呀？被袭的是我呀。”“为什么要逃跑？”“什么叫逃跑呀，深更半夜的，突然有人叫你站住你不跑呀？我没有那么冷静，你说呢？”子尚又推了乌贼一下说：“别老问我，这就是你的武器吗？我再次向你声明，你袭警了，我宣布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你服不服？蹲下！”子尚说这些话时，把受伤的手臂举了举，显得有点无赖。乌贼又笑了笑说：“我肯定服。你们权力大，你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喽！”“蹲下！”“我不习惯！”乌贼笑了笑说，仍然没有蹲下。席克觉得子尚在对嫌疑人搞恐吓了，他把子尚喊了出来。子尚到了走廊上就狂躁地有点歇斯底里地说：“世界上最可怕的笑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你看到了吧，你知道他在笑什么？”对于这件事，席克谈了自己的处理意见，子尚听后没有反对，于是席克向李小兰局长作了汇报。李局长和乌铜副局长简单沟通了一下，马上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乌贼身上有疑点，可以先带到市看守所进行留置审问。

六

在市看守所第四审讯室，乌贼仍然不承认自己去过犯罪现场，他说自己3月14日没有回富江，还在市里。“行，算你壮烈！”子尚冷笑一声，拿出了那株水竹草，然后蔑视地看着乌贼。

水竹草就在眼前晃着，乌贼明显犯傻，足足凝滞了一分多钟。“你们在现场找到的？”他问，头上渗出了汗。“哼！现场，也用上专业名词了，看来你在反侦察方面很有研究呀！”子尚不无讽刺地说，“你别跟我说你们村还有别的人也养淡水鱼。”这是标准的堵截，乌贼脸上白了，煞白煞白的。子尚一拍桌子：“还说你没有到过现场？”乌贼想了想，叹了口气，奇怪地笑了笑说：“我撒了谎。”“所以我说你很蠢！”子尚咬牙切齿地说，“你以为你是谁？是幻影？从法国军事基地起飞的？”乌贼奇怪地笑了笑：“是的。我有些幼稚！”子尚极为讨厌乌贼的笑，他手指着乌贼说：“你别笑。我——很——讨——厌——你的笑！”乌贼笑了笑说：“我没笑。”子尚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说：“你真可怕！”乌贼又笑了笑，他对子尚这样评价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子尚说：“讲吧，你讲吧。”乌贼看了看席克，又看了看子尚，像是吃了一大块饼子，被噎了，半天才顺下去一样，过了一会他艰难地说：“会议是3月13号散的，3月14号我去了三星岛。”席克和子尚立刻互相看了一眼，他们同时想到了贝贝。“你去那里干什么？”席克问。“……见一个人。”“什么人？”子尚问。这种交叉审问法是席克的独创，这样可以使犯人不断地接受双重压力和威胁，从而削弱自己的抵抗力。听子尚这么问，乌贼抬起头，笑了一下，但却是很尴尬地说：“见贝贝。”席克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说：“你让我们糊涂，这么说，你喜欢贝贝？”乌贼叹了口气，笑了一下说：“是的，在螺螺和贝贝中间，我更喜欢贝贝。我的事业需要发展，需要帮手，贝贝最为合适，但是她向我表达得太晚了，我和螺螺已经有了那种……那种关系。螺螺的思维很简单，我不能娶她，她只有死。最让人绝望的是，她怀上了我的孩子。”席克很失望，他说：“看来你们见面后讨论的不是如何将螺螺杀死这个事？”乌贼笑了笑：“这个境界太高了，我做不到，我不是个视死如归的人，况且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杀一个人难，杀两个人更难，你们说是吗？”“这么说贝贝去三星岛看病是假，等你是真？”子尚问。“是的。她很痛苦，痛苦到快要崩溃的地步，我很感动，又很为难，只好答应她。”“你们在哪见的面？什么时候？”席克问。“在三星酒